

曉，那麼，我們何妨照常沿用以豐富國語的詞彙呢？

第四、須吸收外國語的借字。兩種文化接觸以後，彼此的語言往往有互借的現象，浸潤既久漸漸形成了本國語言的一部分幾乎忘掉了他是外來的了。譬如琉璃、葡萄、菩薩、羅漢一類的字借到國語裏來已經有了很悠久的歷史，在古今作品裏已經習用成自然，不再覺得陌生了。近年來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果，像「士坦」，「燕梳」，「馬神」，「引擎」的借音，「機械化」，「甜美的」，「破產」，「作愛」的譯意，在說話和作文時都普遍地流行着。我希望研究國語的人能夠把中國和印度，中央亞細亞，歐美，日本接觸以後所借來的語詞。澈底作一番整理功夫，並定出幾種原則來繼續吸收外來的新語，這不單是語言學上偉大的工作，對於文學上也是很大的貢獻。

照這樣去做，語言學家研究的結果，可以供文學家的取材；文學家應用的擴充也可以鼓勵語言學家的興趣，彼此相因相成，國語的詞彙自然而然也就可以漸

漸豐富起來了。

關於國語運動的這種新方向想要說的話很多，今當獻歲發春之際，姑發其端緒於此。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日昆明中央日報星期論文

## 中國語裏的借字

美國已故的著名語言學家薩披爾（E. Sapir）說：「語言的背後是有東西的。」

並且，語言不能離文化而存在，所謂文化就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的總合，由它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活組織。因此，語言的歷史和文化的歷史是相輔而行的，他們可以互相協助和啓發。語言的本身固然可以映射出歷史的文化色彩，但遇到和外來文化接觸時，它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和舊有的糅合在一塊兒。所謂借字就是一國語言裏所屬雜的外來語的成分，它可以表現兩種文化接觸後在語言上所發生的影響。我們現在且從中國語言裏找出一些例子，一方面可以看看在什麼時候有些什麼新東西傳到中國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看在什麼時候中國同哪些文化發生接觸。

一、獅子 原爲波斯語 *sə* 或伊蘭語 *sərə*，從漢朝起就拿這兩個字作它的對音，也或寫作師子。

二、師比 是匈奴語用來稱金屬帶鉤的，伯希和擬其音爲 *serbi*。在中文書籍裏或譯作鮮卑、犀比、犀毗、私紩、胥紩，其實都是一個東西。楚辭招魂「晉制犀比，費白日些」。大招「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十丙午神鈞下云：「首作獸面，蓋師比形。史記漢文帝遺匈奴黃金胥紩一，漢書作犀毗。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東胡好服之。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師比胡革帶鉤也。班固與竇憲牋云：復賜犀比金頭帶。東觀漢記：郭遵破匈奴，上賜金剛鮮卑緹帶，然則師比、胥紩、犀毗、鮮卑、犀比，聲相近而文互異，其實一也。」由這許多例證我們可以知道這件外來的裝飾品在漢朝是頗時髦的，附帶着也可以給考據招魂大招的時代者增加一點兒佐證。

三、璧流離 說文玉部璣字下「璧璣石之有光者也」（依段注校改）。段玉

裁注說：「璧瑯卽璧流離也。地理志（黃支國）曰：入海市明珠璧流離。西域傳曰屬賓國出璧流離。璧流離三字爲名，胡語也。猶珣玕琪之爲夷語。漢武梁祠堂畫有璧流離，曰，王者不隱過則至。吳國山碑紀符瑞亦有璧流離。梵書言吠瑠璃，吠與璧音相近。西域傳注，孟康曰：璧流離青色如玉。今本漢書注無璧字，讀者誤認璧與流離爲二物矣。今人省言之曰流離，改字爲吠瑠璃古人省言之曰璧瑯，瑯與流瑠音同。楊雄羽獵賦椎夜光之流離，是古亦省作流離也。」馮承鈞所作趙汝适諸蕃志校注琉璃下說：「琉璃一作瑠璃，一作流離，一作璧琉璃，一作吠瑠璃。蓋爲梵文雅語 *vaidurya* 或梵文俗說 *venira* 之對音。古義猶言青色寶，後爲有色玻璃之稱。……透明者梵語名 *apabatika*，此土譯言頗梨，或塞頗胝迦，或作窣坡致迦，卽今玻璃或玻瓈也。」從這一條可以看出璧流離在漢時就從印度經由小亞細亞傳入中國了。

四、葡萄 史記上載漢武帝通西域得葡萄苜蓿於大宛。葡萄漢書作蒲陶，後

漢書作蒲萄，三國志和北史作蒲桃。西洋的漢學家像夏德，沙畹之流認為這個詞是希臘語 *βότρυς* 的對音。駱佛却說：葡萄自古就種在伊朗高原北部一帶。希臘有這種東西實在其後。大宛人決不會採用希臘字來作他本土固有植物的名稱。並且 *βότρυς* 一字顯然是從塞米的語借來的。照他的意思葡萄似應和波斯稱酒或酒器的名詞相當。最近據楊志玖考證葡萄一詞當由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之撲挑國而來。撲挑字應作樸桃。它的所在地，照徐松說就是漢書大月氏傳的濮達，照沙畹說就是大夏都城的對音。因為這個地方盛產葡萄所以後來就用它當作這種水果的名稱。

五、檳榔 漢書司馬相如上林賦「仁頻並閭」，顏師古注：「仁頻卽賓根也，頻或作賓。」宋姚寬西溪叢話卷下引仙藥錄曰：「檳榔一名仁頻。」這個名詞應該是馬來語 *pisang* 的音譯，爪哇語管 *pisang* 叫作 *jaung*，或許就是仁頻的對音。六、站 近代語詞驛站或車站的站字是外來的不是固有的。廣韻：「站，久

立也。」原來只有和坐着相對待的意思。驛站或車站的站字是從蒙古語 *Jāmči* 借來的。它和土耳其語或俄語的 *yač* 同出一源。元史中所謂「站赤」是 *jamči* 的對音，意譯是管站的人。

七、現代借字 自從海禁大開以後，中西的交通日漸頻繁，凡是和外國接觸較早較多的地方，它的方言都容易有外來語的借字滲入。約略着說，可以分作下面幾類：

(甲) 譯音的 如廣州話稱保險作燕梳，郵票作士坦，叫賣作夜冷；上海話稱機器作引擎、軟椅作沙發、暖氣管作水汀、洋行買辦作剛白度，電燈開關作撲落之類。都是從英語借來的。此外像阿芙蓉借自阿刺伯，淡芭茹借自波斯，還有各地通行的咖啡、蔻蔻、朱古律、德律風、雪茄、烟士披里純之類，也應屬於這一項。

(乙) 譯音兼譯義的 如吉林稱耕田的機器作馬神，哈爾濱稱火爐作壁里

砌，一個是英語影響，一個是受俄語影響。又有人把某種飲料譯作可口可樂，把世界語譯作愛斯不難讀，也屬於這一類。

(丙) 音加義的。如廣州語稱打球作打包，襯衣作卹（原加衣旁）衫，還有冰激凌、卡車、卡片、油加利樹、昔夢思牀之類。

(丁) 譯音誤爲譯義的。如愛美的一詞原從 *abatere* 譯音而來的，意思是指着非職業的藝術愛好者。但有人望文生訓竟把「愛美的戲劇家」誤解作追逐女主角的登徒子，那就未免唐突這班「票友」了！

(戊) 展轉誤會的。如電音學裏所用的微音器，原名叫作 *microphone*，民國二十三年我到徽州調查方言時，帶去一套灌音的儀器，其中就有這件東西。當時有個隨身的工友常聽見我們把這個名詞說來說去，他於是就給這件東西創造了一個名詞叫「貓兒風」。假如有人音近義通地再來一套解釋，那就不知搃燭扣盤地弄出什麼笑話來了。

以上所舉的幾條例子不過把中國語的外來借字稍微指出一點綱目來。若要詳細研究，廣博搜討，那簡直可以作成一部有相當分量的書。然而，這却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如果對於中西交通的歷史沒有豐富的常識，對於比較語言學的方法茫然不解，那就難免開口便錯。例如，李玄伯在中國古代社會新研裏說：「focus者，拉丁所以稱聖火也，中國古音火音近佛。略如法語之 feu，現在廣東陝西語所讀仍如是。focus之重音原在 *f*oc，由 focus 而變爲火之古音，亦如拉丁語 focus 之變爲法語之 feu，失其尾音而已。」我們先不必抬出「古無輕唇音」的高深考據來，單就火屬曉紐不屬非紐一點來說，就可把這個說法駁得體無完膚了！況且比較語言學本來沒有那麼簡單，如果不能創出成套的規律，就是把一個單辭孤證講到圓通已極，也不過枉費工夫罷了。

最後，我們具引潘爾默（L. R. Palmer）在現代語言學導論裏講借字與文化  
的關係一段話作結束：

從語言借字的分析，可以看出了文化的接觸和民族的關係來。這恰好像考古學家從陶器，裝飾品和兵器的分節可以推出結論一樣。

我們應該知道借字在語言研究中的重要；但我們却不可陷於牽強附會的錯誤。正確的結論是由充實的學問，緻密的方法，矜慎的態度追尋出來的。

(附案)作者於本年一月二日星期論文曾作「國語運動的新方向」一篇，此題亦即新方向中之一旁徑也。篇中之外國語對音力求省約，即不可避免者亦慮誤刊，尙希識者諒之。本篇為「語言與文化」之一節，全文尤難印刷，修訂刊布，姑以俟諸異日。

——三十三年七月六日昆明中央日報週中專論

## 從崑曲到皮黃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六日在昆明廣播電台講演

電台上時常放送皮黃和崑曲的唱片，有時候還請些「愛美的」戲劇家來廣播。比方說：本台X，P，R，A成立三週年紀念，我還被請來廣播過一次。據我個人揣測，那天，聽衆們對於平劇紅鬃烈馬，滇劇九華宮，都會感到相當的興趣，至於崑曲呢，大家只聽見演奏着咿咿嗚嗚了半天，究竟唱了些什麼？所謂「遊園驚夢」「硬拷」「聞鈴」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恐怕有百分之七十以上不見得能欣賞或了解。那麼，我們現在就要問：崑曲是什麼？它在中國戲劇史和中國文學史上佔個什麼地位？

中國的戲劇從金元以後才有長足的進步。當時分爲南北兩支：雜劇流行於北方，戲文流行於南方。元中葉以北戲勢力極大，南戲消沈不振。中葉以後，南戲才漸露出復興的曙光來。到了明朝嘉靖年間更加活躍，萬曆以後作家輩出，降至明末清初可以說是南戲的黃金時代，居然壓倒北劇取而代之。這麼一轉移間，爲什麼盛衰易勢呢？這和「崑腔」的勃興實在有很大的關係。

在明朝南戲盛行的時候，因爲發源的地點不同，各地的土腔也各有它的特色。發源於海鹽的叫海鹽腔。發源於餘姚的叫餘姚腔，發源於江西的叫弋陽腔。海鹽腔流行於浙江的嘉興，湖州，溫州，台州。餘姚腔流行於浙江的紹興，江蘇的常州，鎮江，揚州，徐州，安徽的貴池、太平。弋陽腔流行於南北兩京湖南閩廣。這三種腔調在當時是很有名的。到了嘉靖年間崑山人魏良輔創立水磨調後，在音樂上得了一大進步，它不單壓倒北曲，並且讓其他三種腔調也相形見绌。因爲良輔是崑山人所以俗稱作「崑腔」。據徐文長南詞敍錄說：「崑山腔……流麗

悠遠，出乎三腔之上，聽之最足蕩人。妓女尤妙此。如南宋之嘌唱，卽舊聲加以豔泛者也」。崑腔改革頗大的一點，還在音樂方面。因別的腔只有板拍和鑼鼓，它却加上了洞簫月琴笛管笙琵琶鼓，管絃諸樂俱備。故南詞敍錄又說：「今崑山腔以笛管笙琵按節而唱南曲者……殊爲可聽，亦吳俗敏妙之事。」因爲伴奏音樂的複雜格外使它淒婉動聽，於是崑腔的勢力遂一天比一天的擴展起來了。在嘉靖年間它還只流行於蘇州一帶，後來漸漸蔓延到太倉松江常州和浙江的杭嘉湖等處。

到了明末清初甚至連北平也流行了。所以王伯良曲律說：「邇年（萬曆）以來，燕趙之歌童舞女咸棄其桿撥，盡效南聲，而北詞幾廢」；龔芝麓聽袁于令演所撰西樓傳奇詩也有「可憐蘇北紅牙拍，猶唱江南金縷衣」等句。崑腔在北平紮下根基以後，不單留在北平的南方人很欣賞它，連清朝的宮廷王府也時常演奏它。到乾隆朝，崑曲的盛行遂達極點。當時稱崑腔爲「雅部」，別種腔爲「花部」。三十九年刊行綴白裘十二卷網羅崑曲散段。四十二年巡鹽御史伊齡阿奉敕設局揚州修

改戲曲，黃文暘凌廷堪等都參與這件事，經四年才完工。五十七年蘇州葉堂（廣明）撰納書楹曲譜二十卷，這是崑腔譜裏最正派的一種。這時候崑腔真是「如日中天」一樣。

崑腔盛行，北曲遂日漸衰落。這其間雖有何良俊的好奇提倡北曲頓仁的琵琶，獨彈古調，事實上北曲已經不絕如縷了。好古的文人，還有喜歡模倣北曲雜劇的。又如洪昇的長生殿傳奇裏酒樓，合圍，絮閣，哭像，神訴彈詞，覓魂等全齣都用北曲，這種風氣從明人湯顯祖等已經開端。不過這種經崑腔採用的北曲，絕沒有保存純粹北調的道理，大部分已經「崑曲化」了。所以現在納書楹和集成曲譜裏保存的一些元人雜劇的散段，像賺布，女彈，賣花，擺陣，孫詐，擒龐，五臺，離魂，刀會，訓子，北詐，掃秦，北拜，回回，漁樵，逼休，寄信，撇子，認子，胖姑，伏虎，女還，借扇，送京，訪普之類，雖然吉光片羽，實已形存神亡了。

乾隆末葉，崑曲盛極而衰，於是，「花部」遂代「雅部」興起。

據揚州畫舫錄說：「兩淮鹽務例蓄花雅兩部以備大戲。雅部卽崑山腔；花部爲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此外尚有高腔，吹調等，也應該屬於花部。「花」「雅」得名的來源，燕蘭小譜解釋說：「元時院本凡旦色之塗抹科譚取妍者爲花，不傅粉而工歌唱者爲正，卽廣雅樂之意也。今以弋腔，梆子等曰花部，崑腔曰雅部，使彼此擅長，各不相掩。」這已經講得很明白了。高腔和京腔都是從弋陽腔變來的。高腔的得名大概因爲演奏它的伶人多產於河北高陽，京腔最初指弋陽腔流行於北平的說（新定十二律京腔譜）。二黃發源於湖北黃岡和黃陂二縣（嘉慶張祥珂偶憶編）盛行於安徽安慶一帶（揚州畫舫錄）或稱湖廣調。秦腔發源於陝西甘肅，乾隆間流入北平。西皮和二黃合稱作「皮黃」，是北平徽班所專習的。有人說皮是黃陂，黃是黃岡，同出於湖北。但據道光初張亨甫的金臺殘淚記却說：「甘肅腔爲西皮調」（卷三）。安徽

的伶人何以在二黃以外兼演西皮腔呢？這因爲乾隆末年徽伶高朗亭到北平後，以安慶花部合京秦二腔，名其班曰「三慶」（揚州畫舫錄）爲是迎合當時都人士的好尚。梆子腔來自句容（揚州畫舫錄）大概就是現在附屬於皮黃裏的南梆子，和山西梆子不同。山西梆子是糅合山西勾腔秦腔和梆子腔而成的，光緒間流行於北平。吹腔出於徽調的高撥子，現在也附屬在皮黃裏，像販馬記探親相罵，小上墳之類都是。羅羅腔是一種不大通行的民間戲。

總括花雅兩部升沈的歷史來講，從明朝萬曆到乾隆的中葉是崑曲的極盛時代，到乾隆末年崑曲的勢力漸漸被西秦南弋兩腔給壓下去，道光以降花部爭鳴，各樹旗幟，崑曲遂成了若有若無的狀態。到了咸豐同治之間皮黃就成了獨霸的局面了。推究它的原因，第一由於厭舊喜新的趨勢，第二由於看客趣味的低落，第三由於北平人不喜歡崑曲。現在且談一兩件梨園盛衰的掌故，以見消長的痕跡。

乾隆末葉，北平的花部，京班先佔勢力，伶人多係土著，所演的以京腔爲

主。當時著名的伶人有八達子，天保兒，白二等。白二最得意的戲是「潘金蓮葡萄架」（燕蘭小譜）。從他擅長的戲劇，我們就可以推測他演戲的風格和觀眾的趣味了。正在這個當兒突然在乾隆四十四年從四川來了一個妖豔旦腳魏三，於是本地伶人的勢力就被他奪去了。

魏三名長生，字婉卿，四川金堂人，是秦腔的花旦。他到北平加入雙慶部，打砲戲演了一齣滾樓，遂轟動全城，每天觀眾達千餘人。當時都中人士已然厭倦弋腔的嘈雜，忽然聽到繁音促節的秦腔，看見淫穪動人的表演，都覺得耳目一新，於是魏三的名字震動京師，甚至那時的王公貴人幾乎沒人不認得他了。（燕蘭小譜，嘯亭雜錄，夢華瑣簿）他有一件小事值得提出來，就是現在旦腳踩蹠和梳水頭都是由他首創（見同上）。這在扮演史上是頗重要的。後來因為他的徒弟陳銀官表演更加猥亵，在乾隆五十年左右師徒遂先後被趕回四川，嘉慶六年魏三再入北平，年老色衰，資產蕩盡，一次正在扮演表大嫂背娃子，下場即氣絕，（夢華

瑣簿》經大家資助，才得勉強柩歸鄉里。

魏三回四川後，安慶的伶人高朗亭又繼他入北平，「以安慶花部合京秦兩腔，故名其班曰三慶部。而曩之宜慶萃慶集慶遂湮沒不彰」。（揚州畫舫錄）這是徽班到北平的起始。朗亭名月官，工櫻子成親劇，時人拿他的神韻和魏三的風流對稱（聽春新詠別集）。他的作風，不難想見。

三慶成立以後，其他徽班也接踵而起。嘉慶中葉已經有三慶，四喜，和春，春臺，三和五部。他們不單合併京腔秦腔，而且吞併崑曲其他花部。因為它能這樣兼容併包，難怪徽班成了梨園的盟主了。

至於雅部的狀況，乾隆末年只有保和一部死守住崑山孤城，後來有慶寧，迎福，金玉，彩華四部也想挽回它的頽勢。這四部的伶工都是蘇州人，勢力雖趕不上徽班，却也賴他們保存一些風雅。四大徽班裏只有四喜部支撑崑曲的危局，但比起其他三班來就顯然露出不景氣的現象。道光末年，太平軍起，南北隔絕，蘇

州的伶人沒法子到北方來，崑曲更加一派不振。從此後，不單在北平主持不了劇壇，甚至在它發祥地的蘇州也成了少數文人墨客的好尚了。正在這個時候，徽班三慶部忽然出了一個名伶，就是安徽人程長庚。他本來精通崑曲，兼工二簧，聲調絕高，底氣充足，登台一奏，響徹雲霄，而且資性聰明，劇學淵博，對於戲劇改良的地方很多，直到現在，無論內行外行，沒有人不知道大老板的名字。同時有張二奎余三勝也是老生中的特出人物。當時推張爲狀元，程爲榜眼，余爲探花。程長二黃少花腔，余長西皮以花腔著，張的唱工實大聲宏，且以做工見長。光緒間繼他們而起的又有汪桂芬譚鑫培孫菊仙三人。汪學長庚，譚學三勝，孫近二奎，此外文武老生有楊月樓，武生有俞菊生，正旦有余紫雲，陳石頭，時小福，老旦有龔雲甫，淨有黃三，丑有劉趕三，人材濟濟，可以算是皮黃的黃金時代。近來平劇的情況想來是大家所熟悉的，我就不再多說了。可是追溯當代許多名伶的家世，幾乎沒有不跟光緒間的名伶有關係的。

以上所說，是近幾百年來中國戲劇演變的略史。生在現在這個時候，我們先不必談雅部的崑曲，就是有人想摹仿幾句汪桂芬孫菊仙，試問時下喜歡聽平劇的人有幾個不掩耳却走的？可是時俗的好尚是一個問題，風雅應否保存又是一個問題。據我的朋友羅膺中說：中國文學史上許多作品是不能離開音樂的。這個見解非常有道理。我們要深切了解一種有音樂性的文學作品能夠在伴奏的音樂沒滅亡的時候去探索它，比較省事的多。詞的唱法失傳了，大家才覺得姜白石的旁譜可貴，都想就着它暗中摸索，另外有些拿碎金詞譜的工尺當作宋代遺音的，又在那兒展轉傳訛的斷定那些雄壯，那些哀靡，假如當年詞的宮譜保存下來又何必這樣費事呢？現在明代南曲的宮譜既然幸而保存，一部分賴它流傳的北曲，雖然有點兒崑曲化，總比完全失傳強的多。我們應當趁着前人的宮譜還沒散佚，蘇州的老伶還沒死絕的當兒，趕緊急起學習，然後對於讀曲、作曲、譜曲才有辦法，才不至等它失傳以後瞪着眼睛後悔。至於爲怡性悅情起見，在興至神來的時候偶爾哼

幾支遺悶消愁，正所謂「勞者自歌非關傾聽」管他別人欣賞不欣賞呢？我們如果認爲崑曲在中國戲劇史和中國文學史上佔有相當的地位，那麼有志研究中國文學的人總不該漠視了這種作品。

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昆明正義報副刊



附

錄



## 老舍在雲南

去年春天，楊今甫先生由敘永給我來信，想約老舍到西南聯大敘永分校去教大一國文。我把這個意思據實轉達後，得到他一封很簡單乾脆的回信說：「不去教書！三年沒念書拿什麼教人家？謝謝今甫兄的好意！」

六月初我和梅月涵鄭毅生兩位先生在重慶會到他。人比抗戰前更透着清癯了，可是神采奕奕的風度，突梯滑稽的詞令，並沒有因為穿着一身灰色土布的中山裝而絲毫減色！他同毅生和我已經四五年沒見面了，同梅先生還是初會。一見面大家就談得很相投，尤其在微醺以後，更可以放言無忌的袒露出真性情。我們很佩服他獨立不倚的人格，很同情他苦心擇持「文協」的精神。不過，在暑熱鬱

蒸的陪都氣候底下恐怕他太悶得慌，很想約他到昆明來透透風，換換氣，哪麼是一兩月的短期呢，不是也可以把這難過的夏天躲過去了嗎？我們三人裏，梅先生對於這個新交的朋友同情心更豐富，他並且說：「我們約舒先生走一趟，不單對他好，對文藝界也好！」因爲這一點知己的感召，老舍便很爽快的答應到昆明來，但是他預先聲明：除去交通工具和珍重的友情以外，並不接受任何的報酬。

在重慶大隧道窒息案發生的前一晚，大家一同看完川戲後，他和伏園送我們上船，當時約定頂多過二十天就在重慶會面。沒想到我們因爲旅程的濡滯，在路上竟自耽延了兩個多月，超過預約的日期未免太久了。八月初回到歌樂山，他託潛盧主人轉給我兩封信。大意說：原來想到昆明作暑期演講，現在暑期已過，失去時效，應即中止。並且聽說像這樣請人講演的事，在西南聯大還是創舉，自慚淺學不敢作開例的人。飛機票如不能退，情願自認損失云云。後來經我們幾個人

聯名給他起了一封信，又由顧一樵先生親身送到陳家橋，在這樣衆情難却之下，他才於八月二十六日同我一齊飛到昆明。

關於他在雲南旅居的情形，詳見他返渝以後手寫的滇行散記（曾在掃蕩報發表一部分，因病中輟），這裏且不多談。我只想記幾件有趣的軼事：

他到昆明後，和我一同住在靛花巷三號的宿舍，這所房子，深藏在一條人不堪其憂，我輩不改其樂的陋巷裏。從前陳寅老因為「靛花」兩字擬名爲「青園」，經過這番品題，便覺着風雅了許多。這個宿舍是以靜出名的，曾經有個小孩兒說：「到你們那裏真不好玩！大夥兒除去睡覺就是念書，有時候簡直連一點大聲氣都聽不見！」可是自從老舍光臨，立刻增加了不少的活氣。他整天有說有笑，

或莊或諧，偶爾學一兩嗓子龔雲甫或陶顯庭都很夠味兒。他雖然不大欣賞我所學的那一套玩藝兒，可是他並不缺乏學語言的天才，常常喜歡摹倣兩句河北南部的

士腔。這個方言的特點是丟掉韻尾鼻音，而且有一個很像南京話的倒草體 a 音，比如說「練習」念成「ㄌㄢㄫㄧ」，「講演」讀如「賈亞」。大家受他的傳染，天天彼此都喜歡學幾句類乎邯鄲，順德，南宮，邢臺一帶的口音。有一晚上，幾個人到華山去吃咖啡，從始至終大家都說的是這一套話，惹得侍者們都莫名其妙的抿着嘴笑。這樣一來，本來跟他是朋友的越發顯着親熱，就是幾個新交也一見如故的變成莫逆了。比較常和他往來的，據他所定的謚法，有「文靜公」，「文鬧公」，「文慵公」，「文莊公」，「文直公」等等。

他從十幾歲在北平師範學校當學生的時候，就受方還先生的薰陶學作舊詩。

近來雖不常作，但偶爾興來，也寫一兩首湊趣。在寶台山住着的期間，幾個學生請他寫字，他間或抄兩首近作給他們。後來被聞一多先生看見了，在他開始講演「抗戰來文藝發展的情形」的第一天，一多致介紹詞的時候，順便表示不希望新文人作舊詩的意思，並且盼望老舍把這個意思帶給重慶的幾個文友。這是一多一

貫的主張，他居然在那個場合直截了當的表示出來，我十分佩服他的爽朗。不過，我們倒要想一想，為什麼近來作舊詩的反倒增多了呢？據我所知，近來新興的舊詩人，有提倡文學革命的老將，有研究文藝心理的權威，有政治思想史的翹楚，有英國文學的名宿，有工程師，有科學家；他們的作品也頗有清新俊逸，才氣縱橫的，難道這都是復古餘燼的回光返照嗎？平心而論，我覺得這正是由於躲

避亂世所演生出來的現象。只要作舊詩的動機不爲跟主席院長之流唱合，不爲附庸風雅，自致顯達，不爲鼓吹中興，博得獎金，那麼，我們對於純粹爲愛好文藝而作舊詩的人應該抱着同情的原諒，不必苛責！

說來也湊巧，我本想約他來昆明，陪他到各處玩玩的，不料僅僅陪他逛了一次金殿，回來就病了。因此他沒登過西山，沒泛過草海，沒看過筇竹寺的羅漢，沒賞過曇花寺的臘梅，連離龍泉鎮不到三公里的黑龍潭還是馮芝生先生陪他去的。可是陪他走的頂遠的還得算查阜西先生。

阜西是學海軍出身的，三十年來在政學黨商各界都串過，中國的民航事業可以說就是他同一兩個朋友手創出來的。彈得一手好古琴，也喜歡唱唱崑曲，是一個豪爽好客的朋友。老舍因我的介紹認識了他，一見面就很談得來，一個鼓琴，一個擊劍，頓然成了賞音的知己。在我病着的當兒，老舍時常嚮往蒼山洱海的風景，阜西便自告奮勇的陪他去。他們一共在大理喜洲住了四天，除去登山臨水以外，還在華中大學講演了四次，老舍講的是「談抗戰文藝」；阜西講的是「古樂律之分析」。最有趣的，有一個中學請老舍講演，講完以後，主席請來賓和本校教員批評，居然有一位教國文的登台「致訓」。批評完了，校長懇懃留進飲食，客室裏還有許多當地紳士和本校教員環坐奉陪，等了好久才把專誠給講者預備的一杯牛奶兩個粑粑抬上來。老舍在這衆目睽睽的情境之下，難以獨自下嚥，只好拿不吃牛奶來推辭，就此「心領敬謝」了。他這晚竟自爲講演楞了一夜！

我在龍泉鎮寶台山上養病的時候，他也陪我住在鄉下，每天盥洗洒掃都由自

已動手，遇有朋友來看我，他往往還替我泡茶敬客。日常的三頓飯大部分跟學生一塊兒吃，三月不知肉味的素菜，臣心如水的清湯，真怪難爲他下嚥的。幸而在鄉下的幾家朋友輪流「布施」他，像芝生，阜西，了一，膺中，蘿蕤，夢家，都曾經給這位「遊腳僧」設過齋，其中尤以芝生家那一餐河南薄餅最爲豐盛。那時候我還沒有病，陪着他把肚皮都吃漲了，尤其欣賞末了兒那一碗糊塗甜湯。謝謝諸大檀越的功德，才沒叫這位朋友，每餐都受淡食之苦。

然而，就在這個「勤工儉學」的當兒，他居然把那本三幕六景的「大地龍蛇」寫完了。這本戲是重慶東方文化協會委託他編的，起初想定名爲「東方文化」。我覺得這個問題太大了。什麼叫東方文化？直到現在還沒人解答的圓滿，縱然可以折衷一家之言，在幾幕戲裏又怎樣可以表現得充分？因此我勸他縮小範圍，於是才改成這個頗有好萊塢味兒的名稱。他從九月三日寫起，到十月七日寫完，寫完一幕便朗讀給幾個朋友聽，請大家批評。我和今甫，膺中，了一，曉

鈴，駿齋，嘉言，還有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幾位同學都聽他念過。大家對於對話的自然，歌詞的雅潔，都非常佩服，我個人只覺得同幕換景的辦法，除非借助於電影或轉台之外，很有些困難。今甫，膺中，了一也頗以爲然。這種演出的技巧問題，只好等舞台專家來解決。

「最末了兒但是不最小」的一樁富有詩意的韻事，便是「梅月涵月下訪友」那段節目。老舍頭次到昆明來，梅先生從頭到尾都夠朋友，他曾經盛設過酒筵，也曾經款待過家常便飯。有一天晚上，皎潔的月色，籠罩住翠湖，阮堤上的銀霜洒滿了疏影遮不到的每個地方，青園諸友陪着老舍從街上歸來，穿過湖濱，一邊步月，一邊閒聊，文莊公指點給他那裏是「芭蒼橋」，什麼叫「無極路」，怎麼會有「鬼打牆」，好讓他知道翠湖的月夜爲什麼值得流連。剛剛轉過玉龍堆和翠湖北路的轉角，忽然看見一個人在月光底下，提着一個布口袋，踽踽獨行的低頭往前走着，定睛一看，原來正是梅先生。他的口袋裏裝着一瓶紹興酒，正預備到青

園訪老舍去對酌，這一來把月夜點綴得更風雅，更可愛了。夜深找不到下酒的菜，倉卒間只買到一點兒豆腐乾和花生米，可是在斯時斯地，此情此景之下，這一點兒東西的味道，真比珍饈還適口。經過三杯兩盞，遣興消閒以後，老舍的話匣子更開得寬了。直到月影西斜，我們才把這位「老同志」送上了西倉坡，這一番有分教：

梅月涵月下訪友 舒老舍酒後聊天。

欲知後事如何？且等「散記」交代。

三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端午節、記於昆明青園。文聚第三期。

## 我與老舍

——爲老舍創作二十週年

三十五年前，北平西直門大街高井胡同口上的第二兩等小學堂裏有兩個個性不同的孩子；一個歪毛兒，生來拘謹，覲覦怯懦，計較表面毀譽，受了欺負就會哭；一個小禿兒，天生洒脫，豪放，有勁，把力量蘊蓄在裏面而不輕易表現出來，被老師打斷了篋教鞭疼得眼淚在眼睛裏亂轉也不肯掉下一滴淚珠或討半句饒。由這點稟賦的差異便分歧了我和老舍一生的途徑。

三年小學，半年中學的共同生活，我們的差別越發顯著了。自他轉入北京師範學校後，他的光芒漸漸放射出來了。宣講所裏常常見他演說，辯論會中十回有九回優勝。再加上文學擅長，各種學科都好，一躍就成了校長方還最得意的弟

子，所以十七歲畢業便做了方家胡同市立小學的校長，三年考績，品第特優，由學務局派赴江浙考察教育，返北平後遂晉升爲北郊勸學員，我這時剛在中學畢業，迴隔雲泥，對他真是羨慕不置！

由於幼年境遇的艱苦，情感上受了摧傷，他總拿冷眼把人們分成善惡兩堆，嫉惡如仇的憤激，正像替善人可以捨命的熱情同樣發達。這種相反相成的交錯情緒，後來隨時在他的作品裏流露着。涉世幾年的經驗，使他格外得到證明，他再不能隨波逐流地和魑魅魍魎周旋了，於是毅然決然辭掉一般認爲優缺的勸學員，甯願安貧受窘去過清苦生活。他的處女作——老張的哲學——大部分是取材於這個時候的見聞。

離開小學校教育界後，他便在顧孟餘先生主持的北京教育會作文書，同時在第一中學兼任兩小時國語，每月收入四十幾元，抵不上從前的三分之一。但他艱苦掙扎，謝絕各方的引誘，除奉母自贍以外，還要到燕京大學去念書，一晚我到

北長街雷神廟的教育會會所去看他，他含淚告訴我：

「昨天把皮袍賣掉，給老母親添製寒衣和米麵了。」我說：

「你爲甚麼不早說？我還拿得出這幾個錢來。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凍？」

「不！冷風更可吹硬了我的骨頭！希望實在支持不下去的時候，你再幫助我！」

這時簷前鐵馬被帶哨子的北風吹得叮噹亂響，在彼此相對無言的當兒便代替了我的回答。

假若我再洩露一個祕密，那麼，我還可以告訴你，他後來所寫的微神，就是他自己初戀的影兒。這一點靈感的嫩芽，也是由雷神廟的一夕談培養出來的。有一晚我從驃馬市趕回北城。路過教育會想進去看看他，順便也叫車夫歇歇腿，恰巧他有寫給我的一封信還沒有發，信裏有一首詠梅花詩，字裏行間表現着內心的苦悶。（恕我日記淪陷北平，廢詩已經背不出來了！）從這首詩談起，他告訴了我

兒時所眷戀的對像和當時情感動盪的狀況，我還一度自告奮勇地去伐柯，到了兒因爲那位小姐的父親當了和尚，累得女兒也做了帶髮修行的優波夷！以致這段姻緣未能締結——雖然她的結局並不像那篇小說描寫得那麼壞。我這種歉仄直到我介紹胡潔青女士變成舒太太的時候才算彌補上了。

他開始創作是到倫敦以後的事。第一部小說老張的哲學脫稿後，立刻寄給我和亡友白滌洲看。我又把它轉呈給魯迅先生。魯迅先生的批評是地方色彩頗濃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當時北新書局的老板李小峯很想拿它去出版，結果却被鄭振鐸拉到商務去了。

我本不是作家，老舍叫我審閱他的稿子未免問道於盲。記得我當時由直覺得到粗淺印象是思想沒有哲學基礎，行文中加括弧解釋的地方太多。後來接到他的回信。對於後一點未置可否，對於前一點却說：『迭更司又有什麼哲學基礎來着？』

老張的哲學在小說月報分期發表後，因為語言的流利，風趣的幽默，描寫的生動，諷刺的深刻，在當時文壇上耳目一新，頗為轟動，不久，合印成書，銷路暢旺，稱得起膾炙人口。接着趙子曰和二馬相繼問世，老舍遂在「幽默大師」還靠着語音學吃飯的時候（跟我現在一樣！），業已因突梯滑稽名滿天下了。

小坡的生日，是回國後在新加坡寫的。到齊魯大學教書後，他曾寫了一部很得意的大明湖，不幸隨着一二八的礮火化成灰燼了！幾個短篇的集子都是到青島以後才寫的。此外，像貓城記，離婚，牛天賜傳，駱駝祥子等長篇都是住在濟南和青島兩個地方寫成的。這幾部書的原稿我已經沒有先睹為快的眼福了。但他那個短篇小說「歪毛兒」前一半却是拿我做題材的，因為直到現在我還沒窮得擺地攤賣破書，所以那篇後半所寫的另外是一個人物型。此外，在離婚中也有一兩個地方影射着我，並且我的朋友胡佐勳趙水澄也都改頭換面的做了登場人物。

抗戰以來的作品，還得算劍北篇魄力最大——雖然有人說：『It is a very good book.』

but poetry...受陪都戲劇氛圍的感染，他也寫了幾本戲——殘霧，國家至上，面子問題，誰先到了重慶，歸去來兮，大地龍蛇等等都是我數得上來的。就對話的漂亮來說，現在的作家似乎很少趕得上他的，然而舞台技巧的缺陷，例如大地龍蛇，我也不願爲他諱言。所以直到現在他還攻不進劇國的壁壘！

總之，老舍這二十二年的創作生活，文壇上對他毀譽參半，毀之者大多是文人相輕，譽之者也間或阿其所好。假如，讓我這三十多年的老友說幾句話，那麼，老舍自有他「不廢江河萬古流」的地方，既不是靠着賣鄉土神話成名的作家所能打倒，也不是反對他到昆明講演的學者所能詆譖。然而，我們却不能不希望他有更偉大的成就以塞悠悠之口。十年前他就想拿拳匪亂後的北平社會作背景寫一部家傳性質的歷史小說。當時我極力鼓勵他，並且替他請當地父老講述，替他搜集義和團的材料。七年的流亡生活，遂不得不使這個計劃停頓了。然而我還覺得只有他配寫，只有他能寫，他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比瞬息京華和風聲鶴淚一類的玩

藝兒意味深厚，我尤其希望文藝界能夠助成他的盛業！老舍很懂得作家應該由社會養活不該由大學養活的道理，所以七八年來無論那個大學請他教書，他都婉言謝絕，甯願忍飢耐寒，却不願旅進伴食，可是眼前的社會怎能養得活作家？縱然夜以繼日，從手到口的去寫，恐怕也難博一飽，還怎能苛責作家粗製濫造，沒有偉大的作品出現呢？

所以，如果社會上和文藝界還讓老舍繼續貧血，以致他「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到他創作三十年的時候我們還看不見他那本未完成的「傑作」脫稿那不是他自己的責任，而是社會和文藝界的責任！

## 曇花未現

有一天釋迦牟尼告訴舍利弗說：「像這樣圓明正覺的妙法，並不容易得到的，就好像優曇鉢花偶然一現，可遇難求一樣。」優曇鉢花也叫烏曇跋羅花，優曇波羅花或優曇婆羅花，簡單來說又叫曇花。玄應音義說它：「葉似梨，果大如拳，其味甘，無花而結實，亦有花而難值。」因此佛經裏拿它比方希罕難得的妙法，習俗相傳，也管倏爾而來，忽焉而去的情境或事物叫做「曇花一現」。

到昆明不久，聽說安寧和本城的東郊有曇花，春日偶現，有緣的才能飽眼福。悠悠忽忽地一連放過五個春天，越不去看，越想不起看，也越看不起了。還不知道安寧有曇花的時候，曾經到過一次溫泉。雖然墊着自己的行李坐在沒座位的公共汽車上顛簸不堪，住在蕭然一榻設備簡陋的旅舍裏淒涼寂寞，揜着成羣結

夥的蒼蠅吃飯惴惴自危，可是往返三天，食住行所需，歸摟包堆還不過二十元：這種羲皇盛世豈是今日所能想像的？現在要像當年那樣優游一下，准保有西餐可吃，有銅牀可睡，有瓷磚鋪地的浴室可所洗澡；只是像我輩中人，享樂三天便得挨餓一月，精神生活既然被物質文明屈服，誰還有雅興顧到曇花現不現？

不得已而思其次，捨遠求近，今年春天忽然想到東郊的曇花寺去碰一碰機緣。

出大東門順着公路走，大約五里許，穿過川滇鐵路再折向南，不到一里就是大樹營。遠遠看見兩行高聳密翳的柏樹從西邊的金馬寺沿着金汁河堤迤邐而來，一直朝東北駢植下去，一眼望不到盡頭，由村口又往南走約半里，過王大橋，夾在兩旁柏樹參天的堤上向東走了幾十步，過一個小石橋，再折向東南沒多遠，向南一抬頭，就看見康熙間王繼文所寫的「曇花寺」三個大字龍翔鳳舞地傍在山門上頭，門內的牆壁上還嵌着許多塊他的草書刻石，供人欣賞。大殿前幾株高大的

玉蘭，因爲已過花季，除去扶疏的綠葉蘊蓄着明春的燦爛外，已然吐不出些許芬芳來。東跨院有三間小樓，一株高與簷齊的優曇鉢樹斜倚在東南牆角，綠蔭映襯着粉牆上「優曇現端」四個紅字，色調調和，樹葉橢圓微尖，有點像枇杷，十個綠鴨蛋般的蓓蕾和許多帶着殘蒂剩瓣的果實，隱匿在茂密的綠葉中間，得要仔細尋覓才會發現。在這舊花已謝，新花未綻的當兒，除非住在對面的小樓上守候兩天，恐怕不會躬逢現瑞的機緣了。花究竟是紫的？黃的？它的壽命是朝開暮謝？還是瞬間即逝？這在我都是渺茫的。惟其並未顯現，在我想像中格外覺得它美麗，神祕！

小樓後面一個塔院偏植着臘梅樹，三年前一個冬天，我同杜若曾在~~村~~下婆娑過。那天一進廟門便有一股撲鼻刺腦的甜香薰得人陶然欲醉，尋芳覓徑，不知不覺地就走到這裏來，其時臘梅已經半凋，殘瓣落葉鋪滿了地面，但餘芳濃郁，使人仍像置身妙香國裏。我們藉着落葉，對坐談天，心融神契，不如身外更有宇

宙！但勝境希有，因緣無常，在流連陶醉當中不由得湧現出一種彩雲易散的悲哀來！杜若說：「好景何須常，一生偶得之便可無恨！」今者，舊地重遊，臘梅樹依然無恙，但花時已過，餘香全無，綠葉滿枝，並沒有一片飄零在地上，回味曩日所經，真是恍如隔世！假如我這時到西天去問我佛，我佛一定拈花微笑地對我說：

「如是妙境，亦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

一現終比不現強，今昔相較，我還覺得當年的情境永遠不會消失在我的記憶中！





252

五